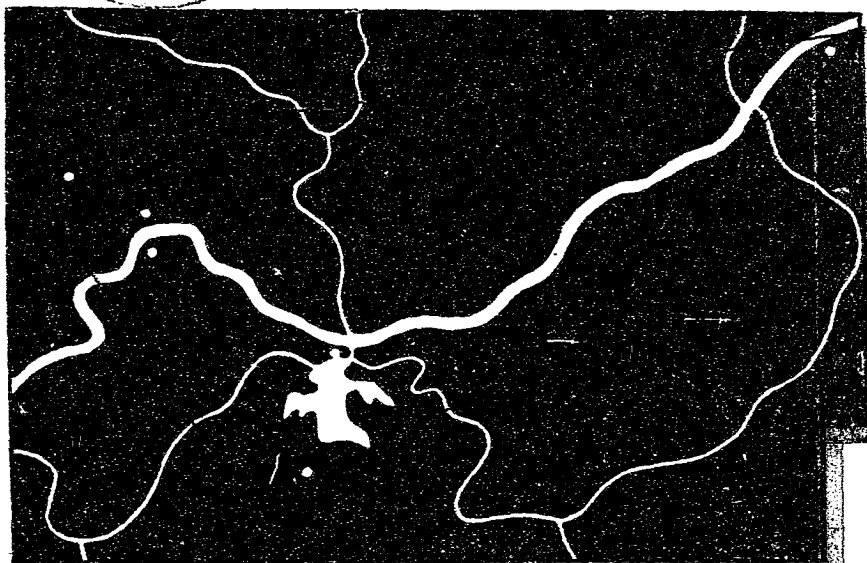


一之書叢社訊電央中

鄂贛實地視察記



薛慧子著



行發所行發報書央中

M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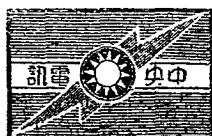
IRS

IRS/3

中央電訊社叢書之一

鄂贛實地視察記

薛 慧 子 著



中央電訊社發行所發行



3 1764 5635 2

序

國府還都南京以還，宣傳部因鑑宣傳工作深入民間之重要，於本年五月間，由首都中央電訊社及各大報館，派選記者，西行視察，一以宣達和平反共建國之真義，一以視察地方民間之疾苦，使中央與地方之關係，益臻融洽。薛慧子君代表中央電訊社前往，西達孝感，南抵南昌，遍歷武漢各大都市，就其所見所聞，寫成旅行日記，寄京滬各報發表，文字流麗，傳誦一時。薛君歸京後，集其舊稿整理成冊，書成之日，問序於余，余思反動派對吾人之誣蔑，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此書之出，事實勝於雄辯，一切虛偽宣傳，不攻自破，有裨於和平運動者甚大，豈徒文章之流麗，足以傳世而已哉，故樂爲之序。

宣傳部宣傳指導司長郭秀峯

鄂贛實地視察記目次

序

一	從首都起飛	一
二	漢口舊地重遊	三
三	訪問張市長	四
四	新聞界歡迎宴	六
五	重逢葉蓬將軍	七
六	漢口商市現狀	八
七	總理銅像無恙	一〇
八	各機關觀光	一一
九	青年協會席上	一二
一〇	平漢車中一瞥	一三
一一	孝感縣府印象	一五
一二	孝感街市巡禮	一八
一三	雨中乘車返漢	一九
一四	法租界夜景	二〇
一五	黃鶴樓懷舊	二二
一六	何省長談鹽荒	二三

武昌冷落景象	一七
武裝的長江輪	一八
公路行路難	一九
大冶小旅館	二〇
老百姓談話	二一
到鐵鑛山去	二二
武穴一小時巡禮	二三
九江市容滄桑	二四
地方當局的勞績	二五
潯陽琵琶行	二六
南潯車中所見	二七
萬壽宮最前線	二八
剿共紀念塔	二九
南昌難民區	三〇
廬山真面目	三一
蔣介石舊宅	三三
飛回首都	三三
武昌冷落景象	二四
武裝的長江輪	二五
公路行路難	二六
大冶小旅館	二八
老百姓談話	二九
到鐵鑛山去	三一
武穴一小時巡禮	三三
九江市容滄桑	三四
地方當局的勞績	三六
潯陽琵琶行	三七
南潯車中所見	三八
萬壽宮最前線	三九
剿共紀念塔	四一
南昌難民區	四二
廬山真面目	四三
蔣介石舊宅	四五
飛回首都	四七

鄂贛實地視察記

一 從首都起飛



啓 之 前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首都大南京的晴空，晴朗無雲。我們一行人，中央電訊社是記者和攝影記者薛迪齡君，中報陳大凡君，南京新報俞正燮君，齊集在飛機場上，負着宣傳部付託的使命，共同出發到鄂贛戰區實地視察，採集消息，報達中樞，以增強今後地方與中央的聯絡。這一番，是新聞從業員獻身的好機會，各人皆感到極大的興奮；而記者在鄂贛各地，原是舊游之地，今次重臨，大劫而後！

將目擊着世事滄桑，又變幻了幾許？怪恻整裝，此心該是如何的飛揚而「感慨無量」！九時四十五分正，我們拜別了宣傳部郭秀峯司長，褚保衡司長，以及新聞界諸位送別的好友，踏上一架銀色的大型飛機，一瞬眼間，機身早已冉冉盤旋上空，載着從容談笑的我們，掠過紫金山頂，飄然西去！

飛機上生活，清新而有趣，在窗洞口左顧右盼，此身已在騰雲飛霧，風馳電掣，儼然有登天之樂。這架飛機裏廂，共有二十一隻座位，坐在軟軟的沙發椅上，我們喝着紅茶，讀着報紙，便似同處在一個客廳裏，寬敞、安適，絲毫不感到行旅之苦。

從首都到漢口，航空纔劃成筆直的一條，縮短了距離僅僅八百哩左右。十時十分，已飛臨安徽巢湖的上空，從銀色的翼下瞥眼看去，一環圓圓的湖水，黃濁如手畔的一盃紅茶，四面有樹木，有田園，有屋宇，都細如塵沙，小如草芥，纔恍然於機飛漸高。文待者走來報告，飛機離開地面已有二千五百米突以上，這時候，開始有些兒涼意，高空空氣較稀薄，高處不勝寒，有人頻頻打着寒噤。一片片的白雲，如輕紗，如重棉，簇擁在前後左右，幻態萬千，飄飄欲仙。機輕如羽，愈飛愈高，不久竟飛到雲層之上，一眼望去，浩浩瀚瀚，好大的雲海！詎者覺得如此空中飛行，其安全和汽車在陸地上行駛一

樣，並無尋常理想中的困難。

在雲端裏，有時瞥見揚子江的曲折長流，神龍似地忽隱忽現。我倚窗凝望，迴想起當年南京陷落時，隻身在江上附輪去漢，足足站了六天七夜，歷盡了旅途的艱辛。十時五十五分，飛過安徽贛北交界綫，向大地作一鳥瞰，鬱鬱蒼蒼，不知有多少峯巒起伏，形勢極其險要，無疑地，這在大別山脈之間了。大別山，當年記者赤腳行軍於此，餐風宿露，備嘗困苦，千重山，萬重山，一個月也沒有踏遍了全山脈之半，而今僅僅幾分鐘，已在機上輕輕地橫渡過了。

將近漢口，原野一大片的新綠，鮮明照眼。正在凝神之間，侍者把窗幔嚴嚴遮住，並叮囑安坐毋躁，機身漸漸下降，搖晃了一陣，一睜眼，安然落在地面上，腕上錶針，正指在十一時二十五分上。共計全程，不過一點四十分，迅速極了。此時本社武漢分社主任李光源兄，早已馳車來接，笑盈盈地站在面前握手問好。

二 漢口舊地重遊

重踏上武漢的土地上，我的心怦怦然，快要躍出了胸膛，啊啊，親愛的武漢，久違了！自從在陷落之前，匆匆離開了你，已有兩年多了，這兩年多來，我時時苦念着你，

在焦土大劫後，別來究竟無恙否？如今在汽車上放眼一望，中山公園前綠楊夾隄，野鶯微開滿了牆上，景況依然是十分昇平，十分安寧。李光源兄告訴我，在國府遷都後，汪主席林部長等飛臨武漢，在這一條路上，站滿了幾萬人歡迎。武漢的民衆飽受了戰禍的痛苦，對於和平實現的渴望，分外的深切，分外的熱烈。

車過江漢路，一路的风景，依舊無異於往日，够使我暗暗吃驚：平坦的大道兩傍，摩天的銀行大樓都屹然存在，各種店鋪前一律掛着招牌旗幟，市面很熱鬧，汽車，馬車，黃包車，照例是絡繹不絕，熙熙攘攘，完全和上海南京一樣，處處呈現着都市的顏面。這個所謂「東方芝加哥」的漢口，多謝當時當局手下超生，雖然再三放火縱燒，但幸未全成焦土，實在是不幸中之大幸。我們先赴武漢大飯店休息，並商量今後的行程，準備在武漢作多方面的考察。

三 訪問張市長

下午我們決定去訪見武漢市長張仁蠡，到達市政府，張市長早已知道來意，神采奕奕地走來握手，一口流利的北平話，傾吐得很輕快。這位張之洞前輩的公子，穿着一襲灰色呢襪西裝，唇上蓄有小鬚，很紅潤的臉上，露着笑容，站在室之一角，寒暄數語，

招待記者就坐。對於武漢市政設施，市長問必答，雖極細的數字，都記得清楚。他說：「武漢特別市政府，成立於去年四月二日，最初由武漢治安維持會改組。首先從事撫輯流亡，資遣難民返籍，並籌募平民住宅，俟地方秩序安定。在市府成立時，漢口路上很少人影，一片荒涼，但一年來人口增至七十五萬，工廠商店，恢復六千餘家，小學五十餘所，中學三所，警察一千二百名，將來可增至五千名。」

……記者詢問：

「附近難民聚集

表示：「除難民外，食糧來源充足，事實上北京還要傾軋，市府並且嚴禁物價抬高，故一般生活程度和戰前差不多。」此外，並說到堤防經費，已增至四十萬，武漢水災可免，同時並推進各項建設，每月發行建設債券十萬元，擬編占百分之五十二，盈餘即作復興建設的用途。臨了，張市長又囑咐記者，待實地考察市政狀況後，再作會談，告別之際，特地走下市府大門的石階，和記者們合攝一影。



張仁市長

，現在還有很多到漢口來嗎？」張市長說：「戰區民衆，都知道武漢已恢復現狀，紛紛來歸，目前已感住屋的不夠支配了。」記者又問：「武漢的物價與一般生活程度如何？」張市長

四 新聞界歡迎宴

爲旅行上的便利起見，報道部方面，特派宣琦世龍中尉陪伴，這是一個頗有風趣的朋友，三十三年落花夢作者 總理革命的朋友宣階滔天先生，便是他的叔父，在事變前，担任朝日新聞駐南京記者，對中國情形極熟悉。我們便和他同去謁見漢口特務部長柴山少將，是友邦在漢最高長官，對記者們這次出發的動機，極表贊意，他誠懇地說，在日本方面，很願意知道中國青年知識份子的意見，諸君以新聞記者身份，親往戰區視察，希望忠實的報道，如有須糾正改善之點，請老實不客氣地指出來，這樣才能使雙方深切瞭解云云，記者便答覆他，決遵從這意見去努力。晚六時半，武漢新聞界在親仁會禮堂上，歡宴我們這一行人，武漢報總編輯莊泗川君致詞很懇切，并引用了林部長妙譬，電訊社是空軍，各報社是陸軍，互相呼應，記者是代表全體講了以下幾句話：

「這次我們到鄂贛戰區來，是爲盡新聞記者報道的天職，義不容辭。目前和平運動正在積極推進，但由於重慶方面的虛僞宣傳，至今還有一部份執迷不悟，誇張着無底抗戰。他們遠處在上海香港或重慶，容易被虛僞宣傳所蒙蔽，不瞭解中日和平的必然性。

我們這次實地考察，便要將經過印象忠實寫出，我們相信我們都是熱血的中國青年，決不會虛偽宣傳，只是就

建國而努力，并謝今夕的盛宴招待」。

五 重逢葉廷將軍

二十三日清早，赴葉廷將軍的約會，從旅館出門十多步路，便到達官邸，投刺進謁，葉將軍颯爽的英姿，立刻便在正前出現。對於這位新任武漢綏靖主任，在上海中興軍官訓練團裏，記者曾訪過他，彼此是舊識前，此時此地重見，又是熱烈的握手，親切的寒暄：「辛苦，一別數月了……」其責，葉將軍自己，不辭勞瘁，一手訓練了新中國的



武漢新聞界與本團合影

事實報端，使大家徹底明瞭無底抗戰必敗，和平建國必成。

汪主席說，武漢是全國的中心，無論在政治、文化、經濟上，都有其重要地位。諸君是武漢新聞界的中堅，我們切望同為和平

千城，而現在又奉命在武漢衝要地區鎮守，對黨國盡著神聖的任務，我們自首都來，自應專誠前來致敬。

眼前他體態精悍，

容光紅潤，穿著淡

色西裝，但一語而

知，是一位叱咤風



武漢總經理主任 吳

楚的青年將領，在發言時，他聲腔宏亮，口音似乎是帶些黃陂白，「……武漢的綏靖工作，正在推進，治安可以確保，部隊也陸續開到四郊了……」

「我們知道葉勁劭將軍，過去在武漢擔任整備司令，及軍政各要職，但他反對把武漢實行焦土政策，具有愛鄉愛國的熱誠，這次舊地重臨，為期無多，不日又將出發各地，戎馬倥傯，我們詢問了些武漢場圍現狀，便攝影告別了。他陪著我們從樓梯上走下，在「敬禮」聲中，方珍重再見！」

六 漢口商市現狀

初夏的暖風吹著，我們駕著汽車在漢口市上飛馳。漢口的風景，處處可愛，漢口的往日，事無可疑。在當年兵火倉皇中，我隻身離別漢口，對這華麗輝煌的「鎔金的城」，在最後一瞥時，懷著依依不捨的情緒，如今我重新又投入他的懷抱，別來兩年，又眼



看看江漢關親裝的大樓，清涼白領的搗子紅流，綠蔭深沉的大堤，照來過往的車馬人羣，依然和兩年以前一樣。於是我們想到：糧食局調查，全國都市被戰事破壞後，而復興最迅速的一個，便是漢口。漢口一脫初價，據記者細心觀察，食品以鹽價最貴，因戰區鹽荒，被漲價拉高，每斤售法幣六元，計好的白米每担三十元，蘭花土布賣兩角錢一尺，牛皮製的皮鞋五塊錢一雙，白銀水煙槍四塊錢一隻，都是老價錢。市上法幣除了安慶

地方銀行及徐州平市官錢局以外，多數皆照舊通用，硬幣如銀幣分幣，在漢口並不感缺乏，日軍用更便幣，法幣一百三十一元七角換一百元，比了京市高，而市上日貨亦較西洋貨為多。漢口本是華中各省出產品之集中地，同時也是舶來品的大市場，事變前，每年貿易總額達二億餘萬，目前市面雖然保持著相當的繁榮，但冷靜地研究一下，如其要完全恢復繁榮，尚有待於戰事的結束，因為戰事一日不停止，各省產物便無法運集到漢口，漢口的貿

易額將有減無增。當記者訪問各商店的時候，商人們都異口同聲地說：「我們唯一的要求，便是和平停戰，振興固有的實業，以充裕國力」。這實在是全國實業界共同的一個要求。

七 總理銅像無恙

在汽車裏

，遠遠就瞧到大幅的 狂主
廟寫真，油彩
極其鮮明，有
三四丈高，我



總 理 銅 像

步，即有一座，並有大字標題「護和平建國」。車達中山路底，矗立在中心點的 總理銅像，赫然屹現在眼前了。我們停車小立，瞻仰一番，這銅像站在石基上，高瞻遠矚，神態飛動，令人肅然起敬，不住地追念着手創民國的偉業。在銅像前面豎立着 狂主 孫的寫真，另一幅是和平女神的姿態，象徵明確。日本有知識的人士，在這莊嚴偉大的

們的領袖，和藹的笑容，儼然在目前。有一羣小學生走過，對寫真恭重地鞠躬致敬。一路記者瞧到同樣的寫真很多，距離百

場面中，也表示着敬意，徘徊着好久。

八 各機關觀光

當日的武漢報、大光報，都用大字標題記載着記者們的行踪，說是在武漢作細緻之觀摩，事實上，預定的時日甚促，要觀摩得細緻是不可能的，只浮光掠影的巡視一下。

到市立醫院，房屋寬敞高大，是由湖北實業銀行改建，設備很周密，內科室，外科室，產科室，小兒科室，眼科室，神經科室，齒科室……共有五百餘間。武漢地方卑濕，近日傷寒瘟疫流行，特地在漢口、武昌、漢陽三鎮分設三個施診所，專門義務為人民醫治。這座大規模的醫院，一切設備都是在事變後憑空創立的，比諸上海有名的幾家醫院，相差無幾。



總理銅像前和平宣傳畫

從市立醫院出來，先後參觀了教員養成所，警官訓練所，這兩個地方，都有來歷，在事變時侯，武漢的學校教師，和全體警察人員，全部撤退到重慶去了，一個也不留。為推進教育事業，和地方治安工作計，便有

了這班，失敗份子得一出路，市政當局前苦心，可見一斑。同時，對婦女職業也很關切，設有婦女職業講習所，記者入內，



武昌婦女職業講習所教習之一角

但聞機聲軋軋，一堂女學生在用機器縫衣，另外一室，又有許多學生，低垂粉頸，繡出了花鳥圖案，和湘綉的製作類似，他們有一個合作社的組織，把這些仿製湘綉運銷到國外去，在國外市場上，這是極珍貴的手工藝品。

九 青年協會席上

中央黨訓社武漢分社，在鄧陽街，江租一角，設置已有相當規模。每天發稿三次，電台傳遞消息極速，在華中是唯一前新聞總匯。我們經過此間，社內工作正忙，匆匆交下幾個軍報，煩他們送到南京總社，向諸位好友報告一路平安。

一到漢口，考察甚少，而忙於酬酢。中午，又接青年協會的請柬，駕車而往，是江邊一宅洋房，環境頗幽靜，大門口，留導榮會長，以及各部部長，都在迎接記者們。在

餐席上，帶會長，宣武漢知識青年的領袖，一個精神燦爛的老青年，起立致誠摯的歡迎詞。記者在喧鬧聲之下，代表王副答了幾句，對該會蘊藏着救國熱心的青年同志們，



青年協會大會

深表久仰，為把握時代精神，推進和平運動，青年協會，在武漢是優秀分子的集合體，是朝氣蓬勃的一羣，願望今後領導武漢民衆，為軍國更大的努力。據調查，不僅武漢一地，鄂豫各地青年，都已紛紛響應，在從事這青年協會分會的組織，會員有三五萬左右，潛勢力很不小。

晚上，又應毛仁亞市長之召，地點在陽春花園吉和鄉內市府招待所，這夜月光清明，在草地上露天設筵，張市長談笑風生，從詩賦小品談到國際大事，充滿了樂觀氣氛。

十一 平漢車中一瞥

破曉四時半，我們都起身了。爲着要趕早班的平漢車。記者因隔夜忙着撰稿和發電，只睡了兩個多鐘頭，却也睡不醒，和士兵迅速地開拔到前線一樣。到了車站，迷霧



還未消去，天色陰沉，有些兒冷，一縷身，跳上了一系列鐵蓬車，在汽笛聲中，車離開了漢口，疾馳到平感去。

車廂裏頭，坐着站着許多日本兵士，他們瞧見記者們上車，很有禮貌的讓坐，揮着不純粹的中國話，但不感到過分的隔膜。記者端詳一下，他們體格結實，年歲都似在二十二三歲之間，胸頭都掛着一支鋼筆，腕上都帶着一隻手錶，腳上一律穿着牛皮鞋，是學校出身的樣子。在此時此地，記者是一個中國人。當不免有種種感想，但覺得戰事延長，於兩國都非幸福，尤其在這國際風雲緊張的時候。

這一系列車子，和平漢鐵路路軌，都經過重新建築修理，行駛時極平穩，尤其時間準確，到某一站一分一秒皆不退緩。

平漢線上，在往昔也是我往返過幾次的舊驛地，此番重來，車過礄家礄，是以前的

工業區，被「焦土政策」一把火燬了，多少宏偉的工廠建築，付之一炬，我竟得於災前一瞥眼，可憐焦土！

車向北上，一線灰白的楊子江漸隱沒了，接着便是峯巒起伏，青翠不斷，兩傍的麥田，皆已黃熟；碧綠的稻秧，宛如一堆堆綠絲絨，煞是秀麗可愛。江水伸入田間，遠遠的岸水車，一簇一簇的茅亭農舍，樹圍水繞，自成一村，那裏看得出什麼戰爭的殘痕？

十一 孝感縣府印象



孝感縣政府

孝感，在記者的記憶中，是鄂省一個大縣城。這縣城面積遼闊，論水陸交通，平漢鐵路直穿南北，襄陽花園公路，橫貫東西，兼有應城雲夢各支路聯絡於左右，環河府河等幹流，又歸納於江漢，向為鄂豫交通之要衝處。我們來到這地方，是要視察民間生活的實情，在戰後究竟是變成怎麼樣。

從車站到縣政府，有一條汽車道，一路都是肥沃的田畦，出產極其豐富，有蘿，有麥，有荳，有瓜，有菸，在初夏風裏，都欣欣向榮，綠得耀眼，湖北特產的棉花，此時正茁著芽，點點種滿在山田之上。到處有軋軋的屎水盤，和唧唧的青蛙證相呼應，農家男女老小，都赤著腳在努力屎水，「鄉村四月閒人少」，真是一頓攝影的佳題。記者手裏攜著青天白日的本社社旗，迎風招展，路上有許多人，遠遠地就脫了大草帽，舉手歡呼：

「先生，你家從南京來嗎？咱們是本地老百姓，歡迎你家來臨」。

「多謝你家」！記者便做了答語

一句。在雲集簇擁中，踏進了辛家縣政府的大門。抬頭一看，屋頂上飄著的，正是一大面青天白日旗。甬道兩傍，軍場隊站著大套：「啦啦哩啦啦



記者剛到達孝感縣府



哩……」還有吹着笛，打着銅鈸的小童鳴一隊，儼然今天有什麼大喜事似的，一位長袍馬褂的縣長，白髮玳鏡，年事已高，鞠躬而來，迎接我們，口口聲聲：「各位長官，各位官長」，叫得怪不好意思。到了衙門內室，我們坐了下來，交換名片，縣長攔腰抖抖地遞來一張小字名片「朱坤年」。記者便開始盤述來意，並開明我們是新聞記者，不必

拘禮，問起朱縣長的履歷，在事變前，是辛威縣商會主席，在辛威本來是一個民衆領袖，他和辛威的民衆，都愛護自己的家鄉，在砲火中，也不願意離開家鄉，便起來維持地方秩序，以迄於今。據他說，兩年多來所有避難外地的本地百姓，完全已經歸來了，和戰前一樣，依舊地各安其居，各樂其業。

十二 孝感街市巡禮

於是，我們要到市街和郊外各處去巡視一番，許多長袍馬褂的官吏，都退縮左右，年高德顯的朱縣長，也偕記者們徒步出發。一路走，一路傾訴朱縣長對和平運動的意見。他的態度，溫和敦厚，代表一般商人農人的天賦和平性：「一打仗，民衆的生命財產，都不能保，地方上日本軍去了，游擊隊來了，秩序不能安定，」任主席起來主持和平，為要解決民間的痛苦，我們擁護他一片愛國愛民心。

市街上，古色古香。店鋪門口都站着學童，表示歡迎我們，我們入境問俗，問問當地物價，真是奇蹟，這裏，還有大小銅元的流通，豬肉買五六角一斤，雞蛋一角錢三隻至四隻，肥大的油條，只買兩小銅元一條。早上六點鐘開市，下午六點鐘收市。孝感買賣，集湖北河南物產之大成，米，菜，棉花，桐油，烟草，獸皮，藥材，芝麻……經年有大宗貿易。我們研究物價低廉的原因，孝感環境，游擊隊已絕



孝感街市

跡，地方安靖，農民照常耕種，田產豐收，足以自給，在鄂省確可以稱首屈一指的模範縣。

該縣在宣傳上、教育上、文化工作上，都顯得努力。出版「啓蒙週報」，內容很不錯。參觀小學校裏面，課堂似乎太簡陋些，但小學生的精神很好，見了我們進門，一齊起來行禮，動作規律化。教師們申述教科書頗感缺乏，曾以北平新氏書局所印的應用教讀。於此我們抱着一個熱望：在最近期內，教育部宣傳部方面，迅速供給大量教科書和宣傳品，分發到各處縣城去，樹起新的啓蒙運動！

十三 雨中乘車返漢

在孝感駐紮，狂風大作，雨點簌簌地落下，我們又在平漢線上，坐着無邊的慢車，道風沐雨，狼狽得很。車站上，許多做買賣的老百姓，忙着運棉花點豆麥，似乎沒有什麼阻礙。目前，火車從漢口可直達信陽，交通已恢復了正常狀態。

一場雨過，到了一小站，一羣衣衫襤褸的小孩，各攜

了籃子討東西。車上人把三朋始擲下去，他們爭搶着，緊跟着。有一個孩子，還不到六歲光景，最爲脆弱可憐，給他一塊糖，兩個黑黑晶晶的大淚，放出了感謝之聲。使人默然低頭，在車中有一線，留下被壓到的記憶與莫名的惆悵：

可憐的孩子們，在小小年紀，也身歷了這嚴酷，而受到饑餓的逼迫，於是不敢作着「願孩子們從此永不再見于戈」的默禱。

十四 法租界夜景

回到漢口，已是夜曉，在這虹飛下，漢口市成了靜謐的姿樣，游藝場、戲院、舞場、夜花園……都已閉門。記者隨車到江邊，皓月當空，一江都作銀灰色，心裏記起了三年前今日「江邊清曉的一夕」，不知此人漂流到什麼地方去了？人生如夢，能不慨然！

法租界外現，約略還有些和上海法租界彷彿，但秩序安靜，絕對沒有什麼恐怖的黑暗！



形情食乞望脚見所中車漢平

影。路燈通明，店鋪林立，不過物價特別昂貴，食鹽賣一塊錢一斤，較好的西裝，至少要兩三百元一套，比上海貴許多。除了少數資產階級外，許多人都已遷出租界外，因為



紅山公園。天橋

租界內外一樣安生，毫無二致，為什麼一定要困守在裏面，受物價的煎烤呢？記者預測不久以後，上海的租界將盛極而衰，逐漸冷落下來，不信，可以從日法租界人口銳減作證。

昔日的京漢大新社，萬國大新社……住滿了要人顧客，起居豪奢，小小的房間，一天要費二十多元，但，現在卻減了價，最貴的只售八元，廉價的三三元，而顧問的旅客已少了。蔣介石住的德國飯店，七君子住的青年會，如今都是戴將軍把門，

下了重鎗，昔日盛況，猶如隔世！

十五 黃陂樓懷舊

從漢口到武昌，路上渡輪，乘客又不多。碼頭上本來自一般窮船極惡的腳夫，此際竟宣告絕跡，鴉雀無聲。輪船駛到了江心，遙望漢陽芳草萋萋中，龜山還是頑固地蹲在那裏。回轉頭來，黃陂樓已矗立在武昌江邊了。

黃陂樓形勝天

然，站在蛇山之巔，大江之濱，南石磴上一坐，黑黑大江東去，好不雄壯。



湖北長河風瑤

，浪淘盡千古英雄，這江水就是一部活的歷史。中國的戰亂，常以武漢為爭奪的中心，想起這些歷史是悲壯，是感歎，是惆悵，寸心跟浪上的白鷗一起飛翔。

武昌，這個軍事地區究竟變得怎樣了？汽車向中正路馳過，蛇山公園的天橋，仍舊橫貫在大街的空中，兩旁的軍用書籍店，皮件佩刀徽章店，一律已不復見。最著名的旅館區——斗級營，只賸了一個瓦礫堆，開着不知名的花，「似這般嬌紅姹紫，都付與斷井頽垣」，實在是感慨得很！

十六 何省長談鹽荒

到湖北省政府，建築富麗堂皇，在大禮堂的屏門上，畫著兩頭鳳凰，很生動的樣子。記者走入內廳，覺得這地方似曾相識，問衛兵，才知道是昔日的武漢行營，也是一個歷史赫赫的陳跡。



湖北省長何應欽辦公處

何應欽省長出來迎見，是一位中等身材的美髯公，長褂短袖，面龐圓潤，軀起的八字鬚，一雙圓眼，看上去就知道老於政海，大有經歷。記者代表王蘭申問來意後，何省長就告訴湖北省施政的情形，目下約統治三十個縣份，因戰事時期特殊環境關係，河南的信陽，湖南的岳陽等縣，都暫由鄂省政府管轄，開過一次全省縣政會議，已從事着手整理民政、財政、教育、司法各項工作。記者想到武漢市上，近日正

鬧着鹽荒，便詢問鹽荒的原因，何省長頗有頭緒的陳述：

湖北省的食鹽，大多由四川湖南的井鹽供給，本省只有應城出產的湖鹽，數量很少。現因戰事關係，鹽的來源稀少，又經奸商的囤積，故價格日益昂貴，省府特地設法運到食鹽二萬斤，發給各商食鹽公賣局出售，因爲人口眾多，每人祇能買鹽一斤。

告別了何省長，在車站上看到一個場面，一家鹽局門前，許多貧民排成長蛇形，想買苦販的爭購平鹽，和上海所見爭購平米平麵一樣情形。奸商處處有，囤積操縱到如今地步，天下與別一樣黑，還有什麼話可說？

十七 武昌冷落景象

武昌與漢口一江之隔，但顯得景象大異。漢口還不失其原來面目，武昌則受損失較重，記者重來，匆匆一看，就想到昔日的武昌，是學校機關軍隊的集中區，街上碰頭碰腦的都是熟人，都是好幾聲招呼，制服的流動展覽。大朝街、水陸街、曇花林各處，旅館飯館



武昌食鹽憑證換取平民手中平鹽情形



客滿，江浙口音特多。事變時，有一半遷到重慶桂林去，少數到陝北去，很多繞道香港回到上海，故今日的武昌，確實冷落了不少。同時交通不便，手續繁多，人口密集漢口，尚未渡江而來，這應該設法平均分配，使武昌不再「式微」下去。

我們去抱冰公園巡視一會，歸途在省黨部門前下車，總理孫中山先生的中裝銅像，矗立在斷垣敗壁之前，但孫先生態度依然莊嚴地站着，使我們深深地感動，都覺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一種警惕！

十八 武裝的長江輪

二十六日上午十時，搭上一艘有武裝設備的輪船「加美丸」，汽笛一聲，向大武漢揚揚手：「再見！」

現在，記者開始在揚子江上漂流了。揚子江，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在南京失陷時候，手攀在輪船的欄干上，攀起了一隻腳，像一隻驚鷺鳥，在江上漂流了幾天，今天站在甲板上，眺望著兩岸綠油油的原野，江上滔滔的流水，往事縈繞著心頭。



在加美九土望石灰

船上裝著一尊小砲，就在記者身旁，還有人不停地用望遠鏡眺望，戒備很嚴的模樣。據說在長江上行駛小火輪，最爲危險，中午經過黃岡、鄂城，一直到下午四時，到達石灰窯，並無什麼意外，靠了岸，一件砲衣重新機套上了砲身，大家安然放心了。

十九 公路行路難

石灰窯靜靜地臥在揚子江的南岸，是大治的門戶，從漢口來此，水程二百七十里。靠岸便是黛色蒼然的山脈。山上山下，略有樓台亭閣，有一部份已毀壞。到大治去的鐵路，已經修復，車站便在碼頭上，但這時不是火車開駛的時刻。匆促之間，我們一分鐘

也不敢休息，瞥見樹蔭下有兩輛卡車，滿載着貨物，高得如同駝峯一樣，記者忙騰身躍上，躍在竹筐上，車已蠕蠕動了。忽然一陣腥氣撲鼻，原來竹筐裏裝着幾百尾鹹鯛，只得硬着頭皮領略這陣陣異味。其後「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一路瀟灑雄奇的景色，又迎入眉睫了。

斜陽影裏，山路重重，過了一嶺又一嶺，車子盤旋在迴環中。看不盡的濃綠，滿山滿谷。路的兩旁邊緣，皆一連串裝置着鉄條，顯明地表示這是鉄礦地帶，鉄鑿俯拾即是。車行數十里，四顧身在山圍裏，對面的山上，怪石嶙峋，黑壓壓的如鬼臉一樣，森然可怖，「哦！那正是鉄山，山石全是鉄質」！汽車夫這樣說。山路愈行愈險，暮色漸形蒼茫，他又繼續說這是危險地帶，在不多幾日前，深谷裏曾發見過斑斕猛虎，嚙去了一頭牛，倘這是確實的，記者切願一見，在車上按着手槍，攔攔着千山草動，獵獵風生的氣概。

車臨大冶，漸見人烟，在路口，屹立着幾座古老的碉堡。當地人迎來招呼：「你們好大胆！這樣晚，路上游擊隊，時有出沒，都是便衣的，三五成羣，殺人越貨，走路要謹慎！」被這麼鄭重其事的一說，才知道此行危險性確實不小。車子入市，經過幾座石

牌樓，矮得和童頭相稱，兒子騎鴨，隨便在路上亂跑，店鋪裏有許多人探出頭來，頗覺異這靈遠客前來蹤。

二十 大治小旅館

到大治縣政府，在門首一對石獅子的大門口進去。大廳上佈置得威嚴赫赫，擺着紅木香案，紅氍毹貼，香爐，寶鼎，高懸着「訓政」等字牌。堂上大筆架，大石硯，由堂大爺「親政」一席，對之赫然，不覺使人望而生畏。



大治縣政府

大治縣長張宜臣，是一個長袍大褂的本

地紳士，他事先毫無所知，一見我們驛地到此，慌忙點起茶油燈，在燈下談了一會，時間已晏，我們便由他引導，到縣政府對門一家小客棧去借宿。跑上歪斜的破樓梯，吱吱有聲，進了房間，一看既無房門，又缺窗櫺，牆上一個大窟窿，望出去無邊的荒野，

夜風呼呼吹來，油燈搖搖欲滅。床上一條石硬的被頭，是粗麻布所製，記者因連日忙於奔波，每夜騎眠不足四小時，故一躺下去，卻也睡得很甜。

二一 老百姓談話

一早醒來，我們攜着照相機在大治街市上跑，老百姓面面相覷，竊竊私語，有的很頹喪地說：「那是拍影戲的」。記者走去，同他們握手，將此次到大治來的任務，掏誠

相告。一個白鬍鬚老頭兒，坐在青石凳上，活像托爾斯泰，一間年紀今年七十七，他劈頭就問：「你們從南京來，路上很太平嗎？」接著又說，「大治地方苦得很！正在打仗時，老百姓都無路可走，無家可歸，躲在難民區裏過活」。記者問：「現在難民區怎麼樣？」他莞爾一笑，說道：「先生！你沒瞧見過嗎？現在老百姓，都自己爭氣，各有了職業，開店、種田、做工。咱們大治人，生來都是勞碌命，不怕吃苦的！」老頭子講了這番話，句句宏亮，衷氣很足，充份表示中國人正在苦難中成



大治縣鄉婦多忙

長，車是可敬又可

愛。大冶縣除鐵產

外，一年中的農產

收穫很不少，連年

是豐收稻穀，麥類

每年約十萬餘石，

每担價格四元以下

三元以上，大麥產

額約四千餘石，每

而大冶縣城反較寂寥，因僻處在山谷中，距商坐鎮，很少來臨，隔絕了近代文明。城內

無電燈，無報紙，風氣閉塞不無是遺憾。公路有大冶路，自大冶可到鄂城、漢口，大黃

路自大冶到石灰簫、黃石港，不過經此事變，大冶大新幾條公路被毀，而黃石的流為游

擊隊，這也是不小的隱憂。當地已有保安隊，我們由大冶到鐵西去，由縣府派了十個特

總「和平軍團」證章的弟兄，挾着槍一路保護着。



大冶山風景

石價格六元，小麥產額約八千餘

石，每石售價十元，棉花產額約

八千餘担，每担價格四十元，芋

芹產約一萬餘担，每担價格二十

五元，紅薯產額約十萬餘担，每

石價格二元，產物由縣府代為運

往長江上下各銅貨。大冶所屬的

石灰簫與黃石港，是距江兩個出

口處，目前商業依然閉關如故，

而大冶縣城反較寂寥，因僻處在山谷中，距商坐鎮，很少來臨，隔絕了近代文明。城內

無電燈，無報紙，風氣閉塞不無是遺憾。公路有大冶路，自大冶可到鄂城、漢口，大黃

路自大冶到石灰簫、黃石港，不過經此事變，大冶大新幾條公路被毀，而黃石的流為游

擊隊，這也是不小的隱憂。當地已有保安隊，我們由大冶到鐵西去，由縣府派了十個特

總「和平軍團」證章的弟兄，挾着槍一路保護着。

二二 到鐵鑛山去

山程又是幾十里，卡車顛簸如搖籃。一路樹木很多，高可四五丈，房子柱的大葉，在南風裏搖動，宛如熱帶情調。

在象鼻山腳下，車一停，走在地面上，滿眼都是鐵塊鐵屑，和石子黃沙一樣。山窪裏一片鐵樹斷垣，據說在三六以前，土匪在此屯紮，故戰後和荒。穿過幾座村莊，農家若少，正在打青麥，澆在一起融融沸沸。不久便到了「象鼻山官鐵廠」大門，這鐵而登，上山視察，象鼻山上，石裏含鐵甚多，火成岩、玄武岩、粉岩以及玉石、角礫、粘土皆蘊藏着鐵的成份。在山腰上，掘着極大的鐵塊，和用機械煉製生鐵，山麓下一列列小型火車，製備了鐵塊。對面是獅子山，兩山之間，架起了一頂單條的鐵橋，甚是壯觀。

溶鐵廠造在山腳傍，爐火通明，工人財子脫足，汗流浹背，正在從事刑獄工作。一



（象鼻山官鐵廠下）

位識礦專家，告訴記者：「大冶有的鐵礦，發掘起來不可以數量。目下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從事採鐵，每人每日工資，由三角到八角。所採的鐵砂，每一百分，可以鍊出生鐵六十分……」記者正火一樣的太陽下，跋涉半天，已不耐暑熱，在大鉛桶裏喝了一口水，似乎也帶些兒鐵的滋味。

走下鐵礦三層之下：



大冶鐵礦人工在作中

一處火車站，坐著到石灰窯去的小火車，搖搖擺擺，是有兩個鐘頭，窗外數不盡的棕櫚，彷彿有意種植，以遮蔽此鐘區的夏日。田野之中，穿著紅襟綠衫的頭兒們，各戴了大斗笠，俯著身子，一撇一撇的割麥，在農工社會中，女子和男子一樣地勞動，體格也十分強健，面色黧黑，與南國姑娘媲美。

一路多謝保安隊馳車相送，弟兄們的來路都不小：有的身經淞滬戰役，有的從台兒莊圍困掛彩後，投荒到此，給老百姓捍衛地方秩序。他們關心著和平的前途，關懷著家鄉的情形，臨歧招手相

呼，依依惜別，那同感手足的親友，上船在記者心頭。

當夜在石灰窯旋即就腳，紗窗外便是長江，夜來行風如沸，和同伴的鼾聲打成一片。

二三 武穴一小時巡禮

二十八日晨七

時四十分，我們在

石灰窯碼頭，跳上

了破舊的長江輪船，

準備到九江去。

開船時，此行歷

幾多坎坷，回春是

會留過記者的足跡，現在不單什麼了？因家鎮一帶，是當年屯兵之地，而今人烟寂然

，如「古戰場」一般淒涼。上一時抵武穴，輪船駐泊二小時，趁空上岸去觀察當地情形，

走過一座長長的石板橋，一條輪船碼頭，輪船在黃樹蔭裏，有小學生琅琅的讀書聲傳出

。市場上商店林立，行人熙攘，以販賣米穀寧麻為大宗營業。住戶家家種菜，人人自食

其力，在路上但見一個拉黃牛的農夫，雖不見流民乞丐的影子。我們走進武穴的鎮公



武穴小之及運

二百七十里怡和漢口抵此一樣。據

陳龍的說，去年自石灰窯至九江，

江邊渡山之關，時常有軍隊開炮

炸死，但自今年起已絕跡，故這隻

輪船解除了武裝，恢復安定的樣子。

離過蕪湖，城垣筆直山上，面

江而立，城樓巍然在目。蕪湖昔日

是當年屯兵之地，而今人烟寂然

，趁空上岸去觀察當地情形，

走過一座長長的石板橋，一條輪船碼頭，輪船在黃樹蔭裏，有小學生琅琅的讀書聲傳出

。市場上商店林立，行人熙攘，以販賣米穀寧麻為大宗營業。住戶家家種菜，人人自食

其力，在路上但見一個拉黃牛的農夫，雖不見流民乞丐的影子。我們走進武穴的鎮公

所，忽然有一羣白鴿，在庭院裏撲撲的飛迎着，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飄揚在屋頂的青空中。我們興奮得淚，為這和平的象徵特地攝影。中午十二時後，別了武穴，又上船駛向下流去。

二四 九江市容滄桑

下午二時半，汽笛一聲，駛近九江，隱現在雲霧裏的廬山已在望了。



圖為省政府於九江上空

在甲板上向九江望上，初初一看，九江靜靜地安睡，還是得整齊。昔年記者在夜中抵此，十萬幾火，通明燦爛，沿江都是開市。這時侯從船上跳到岸上，有汽車來接，在幽靜的道路上駛過，燒氣聲喧鬧閉門的不多。到一個旅館門前，似乎有幾分熟識，門內有葡萄棚，假山和花木，記得這是花園飯店。在回裏廬隔一裏，面前一泓甘棠湖，湖水明如鏡，湖上廬山一抹烟雲，在九江市區，這是絕勝的一個畫面。在大中路散步，這一條九江繁華中心的馬路，別來面目都非，路面崎嶇不平，灰沙飛揚，在戰事時期，幾百輛鐵甲車開來開去，水泥路面完全壞了，至今祇賸底層的砂石。

，暴露在外面，九江無水災，所以無法修復原狀。大中路的中段，樹着一座大自鳴鐘，鐘擺損壞了，再也不能自鳴了，但在今日的九江，這座鐘成了極顯目的目標：在鐘的東面，是中國商人的區域，在鐘的西面，是日本商人的區域。在戰時，九江有資本的商人都跑掉，剩下若干小商人，不過幾十幾百塊錢本錢，第一個困難問題：是找房子，修房子，第二個困難問題：是各種貨物無來源，米豆、夏布、紙張、木材，磁器、所有江西著名土產，都不能運到九江來，故多數以日本洋行中的貨物，作為調劑。記者巡視了半天，有許多店家的門面上，寫着「景德鎮號」的招牌，走進去一瞧，只羅列着江蘇奪目的洋貨磁器，景德磁器早已無出產，無來源，所有存貨都粗糙不堪，而價值甚鉅，同樣跑了十幾家布疋店，問問有沒有宜黃或萬載的夏布，家家店夥一律搖頭說：「夏布斷貨，只有花簫紗，花洋布……」從這兩項事實上。看出九江市容的蕭條，物質的缺乏，比起漢口來，自然相去很遠了！

九 江 街 市



二五 地方當局勞績

九江縣政府籌備處長朱文超，滿面風塵

，穿一件半舊的古銅色長衫，第一次見到我們，便彷彿見到了老朋友似的，以極親切的口吻，歡迎我們：



「啊，好幾個月來，我盼望得好苦！我們日觀着飛機在九江空中飛來飛去，但始終

沒有瞧見有一人到九江來，今天諸位一來，使我們興奮安慰，希望諸位，儘量把中央與地方的聯絡，加強起來。」

「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日本兵到了九江，我們便成立了兩個難民區，當時虎列拉流行，傳染到了一百二十人，經日軍當局協助防疫，到今年已絕跡，戰前九江有十七萬人口，跟前祇有三萬七千人了……」——朱處長說到這裏，微微地嘆息，他的肩宇間，懷着一種重擔。

九江縣政府籌備處，在二十七年八月一日成立，警局、法院、和保安隊，都先後成立。並設有公產清理委員會，積貨管理局，水道建設會，勞工管理處，對一切商品來往，都予免稅，這在初創時期，慘淡經營，都非容易事。在歡迎宴上，記者起立演講，對地方當局的勞績，特別表示欽佩和勉勵。

二六 潯陽琵琶行

九江無民用電燈設備，一到夜晚，較大的店鋪，燃着汽油燈，店鋪門口，團團圍着一羣人，在燈光下爭閱一張油印的九江日報，當作唯一的精神食糧。因為九江交通不便，飛機來往少，大輪船又不靠岸，夜來市上更顯得寂寞淒涼。

在潯江酒樓上，女招待穿白衣黑裙，和戰前本地的女學生一樣，詢問之下，果然有幾個是受過中等教育的，他們慨嘆着說：

「戰事一發生後，我們担任救護工作，軍隊撤退，我們還留守在九江，但全家父母丈夫，都不知逃往何處，我們無法謀生，唯有淪落在這裏了……」

潯陽江頭，古來已有商婦琵琶的怨語，如今以戰事的賜予，更演出不知幾許人間悲劇。在座間，他們唱着悽婉的江西小曲，使人不忍卒聽！不忍卒聽！

「淡淡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雖有恨，墜地亦無聲……」酒闌人靜，猛憶起這幾句近人詩。



南 得 車 中 所 見

二七 南得車中所見

三十日黎明，廬山曉睡在白雲深處，我們已在南得車中。從九江到南昌，只有三百六十里路，鐵路已經修復，火車照常行駛，老百姓買票乘車的很多。沿路山色蒼翠，處處是紅白的土壤，喬木茂密，蟲聲聒耳，仰望溪路上的夏景一般。過德安城，車停十分鐘，到這最熱鬧的南得路要衝，在車窗口作一平視，小小的城牆，身經千創百孔，破碎支離，蓬蒿長滿了城內，過去已如廢墟模樣。幾個因苦垢面的老婦小孩，牽着軍用車，賣茶賣甘蔗，以維持着可憐的生活，片刻火車又開，一路經過幾座鐵橋，車行極緩，絕像腳踏車拖慢的步伐。十二時，過了永修城，將臨修水，車又突然停頓了。記者在下車後，搭船渡過修水，瞧着全鋼骨鐵橋的修水鐵橋，正在加工趕造，已完成

了十分之八九，河面很闊，橋梁巍然跨在上面，工程相當浩大。渡到南岸，另一列火車，在等候着我們，加足速率，飛也似的開抵南昌。

到南昌車站，一個儀表英俊的西裝青年，迎上來問

二八 萬壽宮最前綫

車入市區，在中山路駛過，兩旁的梧桐，綠蔭蔽天，車馬行人，悠閒自若，店鋪裏的無線電，正廣播着一片愉快的音樂。萬處長對記者說：「離開南昌最近的前綫，只有



：「各位是南京特派的視察團嗎？」交換名刺，才知道他是南昌市政府籌備處長萬熙。匆匆出站，坐了汽車，駛過南昌大橋，長度足有一里左右，橋欄是白石建築，十分壯觀，橋下激流着一條章水，章水以南，便是層層魏魏的樓閣，南昌市到了！

二十里，但市民很能鎮靜，一切如平時」。記者便提出明晨要到前線去視察的意思，萬處長並不斷斷地答應：「好！明晨我陪各位一同出發」。

翌晨八時許，我們便坐汽車出發，到西山萬壽宮去，萬壽宮是最近戰事中一個注目的地點，在重慶的電訊中，往往以佔領萬壽宮為號召，而現在我們居然身歷其地，足為打破謠言的印證。車行六十里，公路上無所阻礙，西山已在望，萬壽宮綠色的圓牆，不久即在山脚出現了。臨終為慎重起見，有日軍哨兵一隊，在附近担任警戒，我們踏進了



記者在山西山麓與隨行者

古廟，觸目就是斷牆頽垣，鳥糞遍地，開闢長的金像，彎端坐在神龕裏，有幾尊小菩薩，斷了臂，折了腿，東跌西倒。庭中兩株七八百歲的古柏，龍一樣的老枝幹，蔥龍綠蔭，似乎鼓有愛過鎗砲的摧殘，我們低徊憑弔，在牆上留字紀念而去。

走上西山峯頂，軍衣、彈片、水壺、軍用器具，狼籍一地，野生的梔子花，在血土上吐着芬芳。記者縱目觀望，四面都是高山崇嶺，像屏風一樣圍



南京中山路

住，這一座萬壽宮，儼然獨立羣山環伺中，形勢極其險要！我們站在峯頂上，足有四五十分鐘，視察四週堡壘嚴密，如蛛網密佈。距離二十里外，便是蔣介石的部隊，五十一師，五十七師，五十八師三師，和雲南的綠色部隊。偶而有兩聲砲響，從風中遙遠傳來，但很少正式接觸，我們知道在最後線，都屬雲南的弟兄，被騙作無謂犧牲，由於和平運動的推進，多數已覺悟到受愚，且心理上漸已變化，有了贊同和平的傾向。

二九 剿共紀念塔

在歸途上，感想很多，經過「中華民國無名戰士墓」，記者叫車子停下，在墓前靜默地誌哀。

十一時後，回到南京市，汽車駛過百花洲，一泓碧水，儼然小型的玄武湖，水上一列士敏土建築物，內部都空無所有，只瞻鎗洞累累的外牆！這本來是反共大本營「南昌

行營」，昔日雄風，而今安在？下午，我們又往剿共陣亡將士紀念塔憑弔，大門是一座白石牌坊，正中橫額「永護山河」四字，是蔣介石的手筆，兩面並有他署名的一付長聯：「傳箭梅銷嶺，飲馬灌嬰池，氣稜未全消，藏血三年應化碧」。「築塚祁連山，勦銘燕然石，旗常茲不朽，精靈百戰好歸來」。詞意何等悲壯！但歷史是殘酷的，西安事變以後，只因爲他一人的生命，而改變了政策，使千千万萬將士的血，等於虛擲，這地下是精靈，也是冤魂！

三十 南昌難民區

在南昌進賢門外，設立着難民區，當我們乘車來臨的時候，老百姓以看熱鬧的心情，在路上簇一簇圍立着。記者下車詢問一般生活狀況，米價極廉，每石只售法幣十元，這地方名爲難民區，但市面很好，能各安居樂業。記者在一家茶館門前，向羣衆作簡單的演說，闡明和平建國的意義，鼓舞了廣大的熱情，有一個小商人跑來說：「我們中國人，是頂愛好和平的，我們更贊成先生所說，日本人尊重中國人，中國人也尊重日本人，互相尊重，才得到永久的和平」！

晚間赴日軍當局召宴，團中又公推記者演說，特別提出以上的幾句話，日軍參謀長



記對南昌民衆

很感興趣地說：「這是快人快語，出於至誠」！並且說：「自日軍抵南昌後，對貴國地方當局和百姓的意見，處處加以尊重，故目前雖在戰時，而得以保持秩序的安定」。

在南昌耽擱了兩天，六月一日上午，又乘原車返九江，車近馬迴嶺時，可愛的廬山，又以雲霧環繞的新妝，矯然來迎我們了。

三一 廬山真面目

二日，六時起身，爲看湖幕着廬山，要去一觀真面目爲快。允其事變以後，牯嶺市面究竟怎樣了？廬山上遊藝隊有沒有？都爲人們所關心。我們從九江出發，車行半小時到達花洞，這是山麓了，汽車不能上，換乘藤轎。

廬山高而狹，十八里路都是石級，坐在轎子中抬上去，腳比頭先，所以上廬山是腳先於頭，轎子四人合抬，配重至一百六十磅以上的旅客，再加轎夫兩人。山徑層層曲折

，盤旋而上，四個轎夫，喘着氣，流着汗，和記者談起山中滄桑，不勝感慨。傳說：事變前，山轎有一千五百乘，如今祇勝五十多乘，生意很清淡。一個白髮打髻的老轎夫，今年五十六，拉轎有近四十年的歷史，他精神抖擻，轎轎上肩，健步如飛，記者的腳先墊上去，頭靠在後面，在極險峻的危崖上拍過，俯瞰屋旁淵谷，深不可測，有些兒心驚胆怕，幾次打算停轎止步。過了好幾坡，松竹深處，一陣陣清風吹拂，山瀑潺潺不絕，

山壑姿態清奇，都是高不可攀的千仞石壁，石壁缺處，回顧九紅與長江已籠罩在銀霧淒涼中。

橫看成嶺側成峯，

到處看山山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

廬山終年多雲霧，蘇東坡因此寫

出了他的神祕。詩促今年天旱，目前雲霧很少，使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廬山真面目。十一時，在廬山叢中，果然望見牯嶺一角，千百座西式房屋，依山而築，遙遠望去，小巧玲



牯 嶺 街 市

瓏，如積木似的堆在那裏。

三二 蔣介石舊宅

到達牯嶺，我們步行在修忽的大道上，商店都關着門，貨物寥寥，顧客也少，山禽飛來飛去，一種寂寞境界，正所謂「鳥可羣雀」了。街道有河南路、寧波路等名稱，在牯嶺在上海公共租界隔。貨物堆積如山，因交通不便，牯嶺本將建設上山吊車，和香港山上一樣，幾件已運到上牯，因事變而停止工程。

站在牯嶺上，抬頭見高懸鐘表，蒼苔則深谷千尺，恰是主山的中心。山上天氣，最熱不過七十五度，因地勢高出海面三千六百尺，最高峯約四千五百尺，故不論室內與樹蔭下，都覺涼意襲人。

一路風景幽靜，泉瀑在流，虬松在舞，而且街道極其平坦。各條橫街，均用著名大學的城名，如劍橋，牛津，耶耳，哥倫比亞等，是歐化建築地域，有禮拜堂，



方子雲女士在山中



廬山廬所建基

圖書館，電影院，網球場各項設備，到處是短牆作圍的房屋，路上行人，隔窗可聽見琴聲笑語。走了一小時到達河西路，蔣介石的住宅門前，挺立着兩株白皮松，房屋全部用山石堆砌。走入內室，軟茸茸的地氈上，佈置着紅木桌椅，書畫鑲嵌銀刻，皆羅列在牆上，胡文虎贈的蟠龍銀盒，上刻着蔣宋婚禮字樣，徐應鑾送的大銀杯，上刻着剿共勝利的詩句。另外一幀油畫，描寫共黨稱尊，母子在火中逃竄，神態栩栩如生，記者一審畫者署名，原來是曾仲鳴先生夫人方君璧女士，這作品派贈出悲大國人的懷抱。

在廬山盤桓了半天，我們跑到軍官訓練團門前，小立階頭，望着這中日事變的策源地，已寂然無人踪，只有極下瀑布，在石崩礫礫的溪澗裏，澎湃地整日瀉着。

當地已有廬山公署的設立，據署長華狗安君談：「在事變時，楊遏春都盤據於此，至去年四月十八日撤退，其間蔣經國會來過一次，兩三天便消然跑了，故廬山未曾有過激戰，一切尚平靜。不過當時有很多隱居在此

的要人，都被楊遏春勒索恐嚇而去。現廬山居民共三千八百人，外僑留下五十人，廬山人口最多時有八萬，而今剩下二十分之一而已……

廬山，現在已是被人遺忘了，五老峯的雲峯插天，三疊泉的懸瀑似練，牯嶺一帶芳草如茵，濃蔭匝地……這避暑勝地，還在人們的記憶裏嗎？

三三 飛回首都

五日下午二時，記者在九江江邊，悄然踏上了一架小型的飛機，在揚子江的天空裏起飛。

遠了，遠了，廬山面目終於隱沒在雲霧裏。飛機由贛境飛過皖境，一帶山田阡陌歷歷，如圖案樣平整，這是多麼富有魅力的土地啊！中途，在安慶飛機場小停片刻，又復起飛，三時四十分，飛臨首都上空，紫金山又在面前了。機身略一簸動，便安然降落在飛機場上，記者啓門而出，拍一拍身上風塵，專誠謁見林部長報告此行經過。

回到首都後，林部長特地設宴爲我們慰勞。報道部馬淵部長，當夜也置酒款待我們，在席上，記者略略發表一些意見：

「這一次旅行，使我們確信：中日全面和平自有其必然性。中國是不會亡的，中國

是有希望的，中國的老百姓們，在苦難中生存，經此事變更當發奮圖強。而日本軍事當局，也很能深切理解，以至誠與中國民衆攜手，在各地相處甚得，彼此互相尊重。雖然目前鄂贛兩省游擊隊未肅清，戰事未結束，民間生活現狀，還在痛苦憂患之中，但我們知道，這在過渡期中或所難免的，需要我們繼續努力，促成全面和平，以改善一切。……記者年少識淺，這次視察所得的收穫極少，有負諸君殷殷的期望，在此並表示歉忱。

（完）

自跋

從華北晉冀魯三省旅行歸來，行裝甫卸，手頭又接到此書印就的大樣，我中心感愧交集！

鄂贛之行，所見所聞，在途中隨寫隨寄，極其簡率無狀，如今付之剞劂，又未及修正，對於讀者諸君祇有歉然。

和平反共建國運動，無日不在推進之中。我們正視現實，更加確信。此書所寫各地情形，截至最近以多方面的考證，不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點上，時時在改善，刻刻在刷新，破壞之後已事建設。這是值得同愛國諸君告慰的！

感謝郭秀峰先生爲本書作序，趙慕儒許錫慶方立祥諸位先生爲本書審閱校訂，曹涵美先生爲本書裝幀。爲了這許多盛意，鼓勵我的勇氣，決定再輯華北現狀的報告，將繼續本書而與世相見。

中央電訊社叢書之一

鄂贛實地視察記

• 實價銀二角 •

著 者 薛 慧 子

攝 影 者 薛 廸 蔚

出 版 者 中 央 電 訊 社
南京復興路一五二號

發 行 者 中 央 書 報 發 行 所
南京中山路一七〇號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八 月 出 版

7-6

447451

(一)

